

邊城之歌：淺析沈從文《邊城》中的歌聲

授課教師：潘少瑜先生

歷史一 B01103017 張容兒

一、前言

《邊城》為沈從文先生早年創作中，極具代表性的小說作品，歷來關於它的研究不甚枚舉，範圍涵蓋鄉土意識、城鄉衝突、美學意識、悲劇意義等。而歌唱，在《邊城》中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元素。本篇報告，將以此為突破口，從三種不同的歌唱出發，剖析其在全書中存在的必要性，以及其對劇情發展、小說架構、人物內心刻畫、鄉土描繪等起到的作用。¹

《毛詩大序》中有言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；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」詩歌，可謂是心中所思所想，最直率的表達。沒有華麗的修飾，透過聲音的本質傳遞彼此的情意，當是最貼合自然性情的。而沈從文的小說，也常常予人這樣的感覺。他筆下的湘西、邊城、邊城裡的人事物，都蘊含了一種淳樸潔淨的特質，如他的文字般，讀來平淡卻悠揚渺遠。

二、《邊城》中的歌唱淺析

（一）翠翠與祖父間的歌唱

在《邊城》全書中，不同人、不同情境下的歌唱都出現頻繁，尤其是兩位主角——翠翠和祖父間的互動，也常以歌唱表現。《邊城》甫開篇，便有祖父到渡船上渡人，翠翠在岸邊銳聲喊著的描繪。

「爺爺，爺爺，你聽我吹，你唱！」

爺爺到溪中央便很快樂的唱起來。²

短短幾行字，一曲歌，便將翠翠與祖父間日復一日，互相依偎的生活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他們之間尋常的快樂，亦勾勒出了「小獸物」般的翠翠，天真活潑的性情。然而，沈從文亦在此留下伏筆。

啞啞的聲音同竹管聲振盪在寂靜空氣裡，溪中仿佛也熱鬧了一些。實則歌聲的來複，反而使一切更加寂靜。³

從語意上講，這似乎不難理解。平靜無人的河面，熱鬧的歌聲傳得更遠更廣，卻又反襯出了邊城的空曠寂寥。然而這寂靜，究竟只是環境的寂靜，還是在與祖父

¹ 本篇報告選用版本為沈從文，《沈從文作品選》（長沙市：岳麓書社，2008），其中《邊城》為頁 387—472。

² 同註 1，頁 392。

³ 同註 1，頁 392—393。

和黃狗相依的少女心中，難掩的寂寞呢？與後文相對照，這一筆似又有說不完的韻味了。

自端陽節進了城，第一次意外見了攤送二老，翠翠的心，便不再似先前一般無拘無束。兩年後的又一端午，二老在下流的青浪灘過節，他們只見到了大老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祖父唱起了搖櫓人駛船下灘時催櫓的歌聲。

聲音雖然啞沙沙的，字眼兒卻穩穩當當毫不含糊。翠翠一面聽著一面走向前去，忽然停住了發問：

「爺爺，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灘呢？」

祖父不說什麼，還是唱著，……⁴

他們都想起了二老，然而卻無法理解對方的心思。祖孫二人在關係上的緊密，在情感上的隔閡，都融在了這「貌合神離」裡。這支沙啞的歌，暈染出了一種朦朧的氛圍。可在這寧靜底下，又似有某種不安在湧動，要衝破他們原先平緩的生活。

隨著翠翠的成長，這種不安越發浮出水面。她的婚事漸近，喚醒了祖父對她母親的記憶。書中第七節時，翠翠喊祖父：

「爺爺，你唱，你唱！」

祖父不唱，卻只站在高岩上望翠翠，把手搖著，一句話不說。⁵

此時祖父心中繁雜的矛盾，已無法令他從容歌唱。這是邊城百姓淳樸自然的性情，他們的心事藏不住，都寫在臉上。即使後來祖父面對大老提親顯得猶疑不決，甚還耍了小心機，最後引起二老與順順的不諒解，也都是拙樸至極的表現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人物，始終帶著這樣純天然的「原始性」。⁶

在第八節中，翠翠一人擺渡，輕輕哼起了巫師十二月時為人還願迎神的歌謠。這也是全書中，唯一一段整首寫入的歌謠。在歌詞中，可以讀出許多與翠翠貼合的心思，如「他們女人會養兒子，會唱歌，會找她心中歡喜的情人；」，又如「醉時攜手同歸去，我當為你再唱歌！」等。⁷柔和的歌聲裡，「快樂中又微帶憂鬱」，活脫脫便是少女的心思。杜素娟在《孤獨的詩性——論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》中寫道：

使沈從文的文學語言充滿詩性色彩的，還有一個因素，就是作者往往在作品中直接使用歌詞式的語言。這形成了他作品的牧歌情調，營造出濃濃的詩意。⁸

⁴ 同註 1，頁 410。

⁵ 同註 1，頁 414。

⁶ 劉洪濤，《沈從文小說與現代主義》（臺北市：秀威資訊科技，2009）中的第一章〈非理性與原始性〉，對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原始文明，有詳細的分析。

⁷ 同註 1，頁 420。

⁸ 杜素娟，《孤獨的詩性——論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》（上海市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 243。

歌謠的運用，真實展現了茶峒人豐富、天然、質樸的情感特質。

在這樣糾纏的情思裡，一對人兒各自有情，卻又陰錯陽差，為命運捉弄。祖父的優柔寡斷，大老的死，順順家的不諒解，翠翠面對感情的退縮，二老的負氣出走，讓這本來純潔美好的兩情相悅，終蒙上了不可抹去的陰影。在雷雨之夜，這個年邁的船夫終於去了，翠翠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。祖父的死，無疑是先前種種挫傷之中，又一致命的打擊，然而或又可視為一個新的開始。祖父終於從憂鬱中解脫，而兩家之間的疙瘩，也隨著他的死消散。楊馬兵代替了祖父照顧翠翠，也「嘶著個老喉嚨唱歌給她聽」，從前祖父無法說的話，楊馬兵全盤告訴了翠翠，這個死結，也終於解開了。

這支新的歌，在暴風雨之後誕生，仿佛是一種再生。一切都結束了，只等那人回來，只等那歌聲再響起。

（二）大老與二老的情歌

大老對翠翠的心跡，是很早就表明了。祖父滿意這個歸宿，卻又不願違背翠翠的心意，因此說出了「車路與馬路」這一番含糊不明的話來。大老幾次走「車路」碰壁，終於決定改走「馬路」。三年六個月的歌，抵一個媒人，作為誠意的展現，其實不算過分。劉洪濤在《沈從文小說與現代主義》中說：「歌聲比說話更能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，祖先的浪漫遺存使他們天生就是詩人。」⁹對於這些原始邊地民族而言，唱歌是表達情感的重要方式，尤其是情歌。沈從文自己在〈湘西苗族的藝術〉中也說：「這個區域居住的三十多萬苗族，……『熱情』多表現於歌聲中。……至於青年男女戀愛，更有唱不完聽不盡的萬萬千千好聽的山歌。」¹⁰

兄弟相爭，他們選擇用最坦白的方式——在月夜下唱歌，讓命運決定歸屬。事實上，翠翠只聽了一夜二老唱的歌，大老便心灰意冷遠走他鄉，死在冰冷的河水中。這一夜的歌，便令翠翠在睡夢中飛了起來，摘了一大把的虎尾草。

即使在夢裡，翠翠也能感覺到二老歌聲中傳達的情意，跟隨他的心思而飛舞。他們彼此心有靈犀，然而其後觸發的悲劇，和這清澈的歌聲相比，便更顯哀愴。

《邊城》這首長詩，便在這誰也沒有惡意，誰也沒犯錯的狀態下，無可避免地走向絕境。第二夜翠翠刻意等待，卻無人唱歌。祖父為她唱了十支歌，同是那晚上的曲子，翠翠又摘了一把虎耳草，只是人不同了。這樣的替代，有一種悲劇的宿命感，然而也是淡淡的，只要是在沈從文筆下，這座平靜的城都不會有過分激烈的事發生。

全書最後，沈從文如是寫道：

到了冬天，那個圮坍了的白塔，又重新修好了。可是那個在月下唱歌，使翠翠在睡夢裡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青人，還不曾回到茶峒來。

⁹ 同註 6，頁 62—63。

¹⁰ 沈從文，《沈從文全集》（太原市：北岳文藝，2009），第 11—12 卷，散文。

.....

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，也許「明天」回來！¹¹

這裡，又再次呼應了那首月下之歌。沈從文詩性語言中極致的美感，於此亦達到了最高點。如前一節所述，一切的紛紛擾擾都已告一段落，只要等那人回來，便是新的開始。沈從文沒有斷絕任何可能，在濃烈的黑暗裡，總還有一道純粹的光芒閃爍。

他永遠不回來，就代表永遠有他回來的希望。

（三）節日音樂歌聲

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歌唱外，在《邊城》中，還有一種聲音不能忽略，那便是對營造環境氛圍，投射人物心理都起到重要作用的節日音樂歌聲。礙於篇幅所限，我僅擇迎親送女曲子這一元素，來作簡要分析。在故事伊始，翠翠和祖父尚處於安樂生活中時，他們便已「逗在嘴邊吹著迎親送女的曲子。」此時的翠翠，大概還無法完全領會其中的意涵，但這些曲子她已來來往往聽慣了，便可知這種懵懂的想望，在她心中漸漸紮根的過程。這對於後面故事的鋪陳，是不可或缺的。

在第六節中，更有詳細生動的描寫。遠遠的唢呐聲響起，翠翠便趕到岸邊，看那迎婚送親的喜轎，心緒跟隨著那唢呐聲遠遠飄蕩。這是翠翠的小心思，而祖父的試探，則更推進了翠翠婚嫁事的日益臨近，翠翠卻還裝不知。但其實，她已經「歡喜看撲粉滿臉的新嫁娘，歡喜說到關於新嫁娘的故事，歡喜把野花戴到頭上去，還歡喜聽人唱歌。」¹²

別人的婚事，已能讓她想到自己身上，而暗自臉紅。則她一顆芳心託給了二老，為別人的一言一行所牽動，由此而生的期待與畏縮，便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。這正是在風日裡長養著的，湘西兒女的愛戀與純情，也是這曲邊城之歌中，貫穿始終而不變的旋律。

三、結語

《邊城》中值得細細品味的歌聲、音樂還有很多，而我所能體會分析的都極其有限。大大小小的歌聲作為湘西的象徵，貫穿了整部《邊城》，而《邊城》也如一首美麗的長詩，婉轉悠長，編織成一曲專屬於湘西的情歌。詩與歌糾纏交錯，譜成沈從文平淡優美的字句，亦營造出了特別的「牧歌情調」、「田園風味」。從歌唱的角度來讀《邊城》，當也是別有一番收穫的。

¹¹ 同註 1，頁 472。

¹² 同註 1，頁 414。